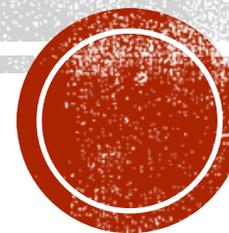


近代與「國民」 台灣形塑與「青年」 台的目的的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臺灣政經與兩岸關係」系列講座

2020/5/27

陳文松（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代創造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戰後台灣

- 二次大戰後，台籍精英積極參與，但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為被迫害的原因。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與台灣

青年學生暑期活動營



青 年 路

2 3 2 巷

Chingnian Rd.

2 3 2 Lane

吉利路店
122338000





青年創造時代



時代考驗青年



1951/12/31 蔣介石總統的施政報告

版合聯 日一十三月二十年十四國民華中

全民日報 聯合版

號柒零壹第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六八六一號
 第七四八六號
 今日大張 零售每份七角

全民日報發行人 蔣中正
 地址：台北市中正路
 電話：二二五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二五號
 郵政管理局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二五號
 聯合版發行所：台北市西門路
 電話：二二五
 印刷部：台北市西門路
 電話：二二五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總統於國父紀念月會中宣示

明年政府施政中心

全國實施各種動員

發揮人力物力準備反攻

「中央社訊」蔣總統於十二月廿九日國父紀念月會中，特別要同大家檢討這一年來政府工作，並宣示明年施政中心，其要點如下：

第一、明年政府施政中心，應在「發展經濟，鞏固國防」兩方面。在經濟方面，應以「發展工業，增加生產」為中心，在國防方面，應以「加強訓練，提高士氣」為中心。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經濟發展了，國防才能鞏固；只有國防鞏固了，經濟才能發展。

第二、明年政府施政中心，應在「全國實施各種動員」方面。所謂各種動員，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技術、知識、經驗等各方面的動員。只有全國上下，人人盡心，人人盡力，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完成國家的使命。

第三、明年政府施政中心，應在「加強宣傳，提高士氣」方面。宣傳是發動群眾，提高士氣的重要手段。只有加強宣傳，提高士氣，才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第四、明年政府施政中心，應在「整頓吏治，提高效率」方面。吏治是國家的命脈，只有整頓吏治，提高效率，才能保證各項政策的順利實施。

講評今年政績

軍事財經均有顯著進步 仍須努力發揮更大力量

以我個人對中央與省府各部門本年度工作進行的觀察，我認為：在軍事、財政、經濟各方面，均有顯著的進步。這是在抗戰建國的艱苦歲月中，全體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必須認識到，我們目前所取得的成就，還只是抗戰建國長征途程中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發揮更大的力量，才能最終贏得抗戰的勝利，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復興。

在軍事方面，我們加強了國防建設，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在財政方面，我們實行了節儉政策，保證了財政的平衡。在經濟方面，我們發展了工業，增加了生產，鞏固了後方的經濟基礎。這些成就的取得，是中央與省府各部門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結果。

總動員唯一目標：在抗戰建國中，發揮更大的力量。

台灣條件應促為模範

再說，台灣同胞的條件，應促為模範。台灣同胞在抗戰中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忱和犧牲精神，這是全民族的楷模。我們應該學習台灣同胞的精神，進一步提高士氣，加強團結，為抗戰建國的勝利貢獻更大的力量。

1951/10/30

全民日報 民族報聯合版 經濟時報

第四十五號

中華民國四十年十月三十日
星期五
第一版
零售每份五分
訂費每月一元二角

全民日報發行人兼社長林傳立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字第一五〇六號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八十七號電話五五〇六
民衆日報發行所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字第一五〇六號
台北市長興街二三五號電話六七八六
經濟時報發行所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字第一五〇六號
台北市康寧路一號一三三電話六六二四
聯合版總編輯部
地址：台北市西門路三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四
印刷部：電話：二二四四
電報掛號：七二四四
AOC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

總統撰文勗勉青年 展開反共抗俄實際工作 發揮知識青年光輝熱力

【中央社訊】在最近出版的七十九期「中央通訊」內，總統發表了「時代考驗青年」一文，鼓勵青年在抗俄抗共的實際工作中，發揮知識青年的光輝熱力。在這一篇文章中，總統指出：青年是國家的棟樑，是民族的中堅，是時代的先鋒。在抗俄抗共的實際工作中，青年應發揮知識青年的光輝熱力，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而奮鬥。

三項基本原則 青年運動指南

青年運動的指南有三項基本原則：一、民族至上，國家第一；二、犧牲奮鬥，無間到底；三、團結合作，共赴國難。青年應以此三項原則為行動的指南，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而奮鬥。

總統明屆六秩晉五華誕 各地掀起祝壽高潮 軍民紛以克難簽名勗忠等方式 作為珍貴禮物呈獻領袖

【軍聞社訊】總統六秩晉五華誕，各地軍民，掀起祝壽高潮。各地軍民紛紛以克難簽名勗忠等方式，作為珍貴禮物呈獻領袖。在抗俄抗共的實際工作中，青年應發揮知識青年的光輝熱力，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而奮鬥。

【中央社訊】各地軍民紛紛以克難簽名勗忠等方式，作為珍貴禮物呈獻領袖。在抗俄抗共的實際工作中，青年應發揮知識青年的光輝熱力，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而奮鬥。

建立銅像
總統銅像
在抗俄抗共的實際工作中，青年應發揮知識青年的光輝熱力，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而奮鬥。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四期
第二十版

聯合報 萬象

今天青年節 (陰曆二月二十七) 青年創造時代 時代考驗青年 馮鵬年

時代的考驗更為嚴酷。我們這時代考驗青年人的方式很特殊：以一次又一次的聯考，來考驗他們的耐力；用西門開區的花花世界，來考驗他們的定力；用各種挑逗的色情廣告等，來考驗他們的忍力。通過了耐力、定力、忍力考驗的青年，才能安全上臺，否則很可能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可能有不少的年輕人很羨慕七十二烈士的時代，因為拋頭顱灑熱血本是青年人的本色，而且對他們來說，比面臨這麼多的現代誘惑考驗難得多了。

的三

王 棋

青年在第一線上



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

政府遷台以後，曾經有過新生兒膨脹的現象：現在他們都長成，變成國家主人翁，也使得目前的人口結構偏重在青年。青年人在社會、文化、經濟上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

如果青年人的定義是指十五歲以上、廿九歲以下的男女，那麼在七百一十萬就業人口中，就有三百萬是青年人；如果將青年人的定義再放寬為十五歲以上、卅四歲以下的國民，那麼青年就業人口高達四百多萬人，佔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十六。

由於國人求學風氣旺盛，再加上兵役，使得青年人在就業的比率偏低，導致落在的青年就業人口有兩百七十萬之多。

儘管女青年的人數比男青年高出百分之十，但在就業的青年男女中，我們發現還是男多於女。

深一層分析：十五歲到十九歲的青年，不論男女，就業率都低，原因是在學連修；廿歲到廿四歲間，男女青年的就業比重都提高，且比例相當；廿五歲以後，則年輕女性就業的比例就遠低於男性。



標目的生求職謀年青村場是市都

性，顯示青年就業還是以男性為重。

行政院主計處去年調查國內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業、水電煤氣業、營造業和運輸倉儲及通運業五大行業的就業及薪資調查，發現青年年人參與五大行業的比例以製造業為最高，其中每四位製造業女性中有三人為青年婦女，每兩位製造業男性從業人員有一位是青年男子。

而女性青年在運輸倉儲及通訊業中所佔的比例也很高，每三位女性就業者有兩位是卅歲以下的年輕女子。需要用到大量體力的營造業，更是半數人員為青年男女。如果將卅歲到卅四歲的青年加入討論範圍，那麼青年人對五大行業的貢獻就更大。

雖然金融業、餐飲業、貿易業等服務業的資料不足，不過一般相信，這種需要在第一線上笑臉迎人或衝鋒的工作，還是以青年人居多。我們是一個重視經驗也重視年資的社會，所以在五大行業中，明顯可以看出青年人是處於接受領導的地位；十個主管中，祇有一位是青年。

有趣的是，當我們祇看女性主管時，發現年輕女性的機會相當好，四位女主管中至少有一位是年輕女性，這或許因為現代就業的女性教育程度比過去高很多，比較受人重視。

但是在佐理階層中，青年人已日漸成為就業結構的中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佐理人員為青年男女。

年輕的女子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人員為卅歲以下；女性工程師也是以年輕女性居多。青年人的就業經驗平均是六七年，除了主管階層的，每人平均收入在一萬五千元左右，這種收入固然比平均就業人口的收入少，然而青年人的家累比較少，手頭也就寬裕些，所以他們構成一股強大的消費、商店紛紛以青年人為訴求對象。

■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

政府遷台以後，曾經有過新生兒膨脹的現象；現在他們都長成，變成國家主人翁，也使得目前的人口結構偏重在青年。青年人在社會、文化、經濟上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

如果青年人的定義是指十五歲以上、廿九歲以下的男女，那麼在七百一十萬就業人口中，就有三百萬是青年人；如果將青年人的定義再放寬為十五歲以上、卅四歲以下的國民，那麼青年就業人口高達四百多萬人，佔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十六。

由於國人求學風氣旺盛，再加上兵役，使得青年人實際就業的比率偏低，導致潛在的青年就業人口有兩百七十萬之多。

儘管女青年的人數比男青年高出百分之十，但在就業的青年男女中，我們發現還是男多於女。

深一層分析：十五歲到十九歲的青年，不論男女，就業率都低，原因是在學進修；廿歲到廿四歲間，男女青年的就業比重都提高，且比例相當；廿五歲以後，則年輕女性就業的比例就遠低於男

青年人的定義

- 本演講的主題浮現



- 有關殖民地時期臺灣的抗日知識分子，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曾以「臺灣漢族初代近代知識人」、「乙未戰後新生代」、「臺灣知識青年」以及「抗日派知識人」。
- 宮崎聖子亦曾針對1920到1924年，臺灣知識分子在《臺灣民報》系列刊物中出現的「青年」概念加以分析。（2001）



- 這裏要追問的是，在1920年以前所謂的「青年」又該如何評價？明治「青年」誕生後的近代化日本帝國，如何在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展開統治的過程中，一方面針對武裝抗日勢力展開軍事討伐作戰，同時另一方面又培養殖民統治所必需的人才，進而讓新附民——臺灣人（社會）「同化」呢？



- 殖民政府將「青年」概念引入，又帶給臺灣社會何種變化、而臺灣近代化的過程中所謂的「青年」究竟所指為何？
- 不管戰後對於日治時期所謂的「親日派」或「抗日派」的光譜是如何演繹，其源頭都必須從「殖民地青年」的誕生談起，否則很容易失之偏頗。



近代學歷和職業與「青年」誕生的關聯性

- 近代學校教育不但是一種知識的教養，同時也是近代學歷與職業授予必經的一種儀式和手段。在殖民地臺灣導入近代學校的當初，學歷與職業便被成套設計，是學力證明同時也是資格認證。
- 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國語學校學生一畢業，就被派任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的教師，且同時兼具判任官（低階文官）的資格，因為其具備了前述「雙重語言讀寫能力」和專業知識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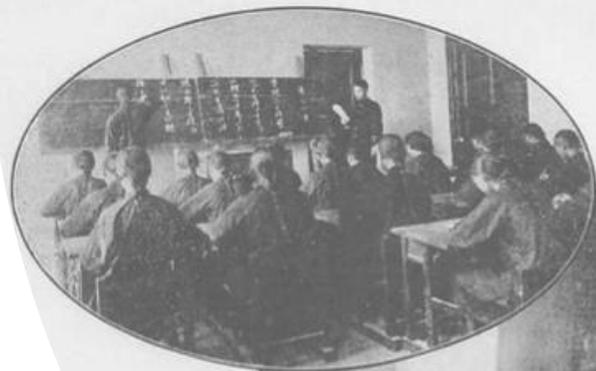
- 1896年所設置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首（包含公學校）的殖民地學校教育體系，一則體現出「國家主導」殖民地菁英培育的原則，而在此同時，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更扮演著「創造出新階級結構機制」，以及培育包括教師、官吏（低階文官）和實業家等近代化職業的關鍵性角色。



設け本島人の子弟を募りて入學せしめたり之を臺
 以て創設したる國語學校は軍政時代
 國語教育機關施設の起源とす次で民政時代に入り新たに學
 を布き國語學校を臺北に置き國語傳習所を全島樞要の各地に設
 け國語學校附屬學校を臺北及士林に設け其臺北にあるものを男子
 部士林にあるものを女子部とし全島學校の模範たる事を期せしが
 其後更らに制度を改め傳習所を廢して公學校制度を布き國語學校
 も亦規模を擴張し師範部、國語部及實業部を置き更に附屬學校とし
 て第一、第二を置き公學校と同程度にて第一は本島人子弟を教育し
 第二は本島人女子に技藝科及師範科を教授せり

上 校舎 中 教室 下 附屬女生徒技藝教室

Upper. The Buildings Middle. One of the Class Rooms Lower. A Class in Needle Work



- 在攸關學歷和職業的討論中，殖民政府原本就是以學校教育為中心，在殖民地臺灣培養出一批批擁有「雙語讀寫能力」學歷的臺灣人青年菁英，這是殖民統治者具有企圖性的作為，因此將學歷與職業配套的近代學歷社會導入殖民地臺灣，乃是必然的結果。同時，無論是在學校教育、社會教化或是殖民地行政上，學歷都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這也讓「青年」一登場便享有了一定程度的「特權」。



- 換言之，從1896到1919年（1922年送出最後的畢業生），走過四分之一世紀歲月的國語學校，在日本殖民臺灣統治史上，不單單只是個教育機關，在近代化人才培育上，更是殖民地教育、教化的中樞。這與稍後設立專門以培育專業人士（醫師）的醫學校不同，國語學校一開始便定位為培養初等教育機關教員、實業家，以及地方行政低階官僚等，從事殖民地經營的綜合性人才培育機關。



- 1919年以後，該校部分的畢業生轉身成為「臺灣青年」，並以殖民地宗主國首都為舞臺，反過來倡議要求臺灣人自治並嚴厲批評殖民政府的專制統治；然而大多數的畢業生，一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始終留在地域社會中，作為殖民統治體制地方行政末端的協力者，從事於殖民地社會教育和社會教化的任務。而且這些人由於長期任教於初等教育機構，更是直接影響著下一代——即所謂「戰爭期世代」，扮演著重要的「政策仲介者」角色。



- 在殖民政策中所謂「青年」，乃是具備「雙語讀寫能力」，並作為新領土經營者的新式人才。同時在殖民地社會中，「青年」所代表的意義，則是一群擁有殖民地「學校畢業」的新式學歷，而足以向外誇耀的新興階層。



- 換言之，殖民統治者一則基於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的原理，二則將漢人的「科舉造士」的傳統奪胎換骨，以培育創造出這批近代學歷青年集團，並衍化成各種不同模組，培育不同專業需求的人才，來遂行其殖民統治與滲透殖民地社會的目的。



近代國家的雙胞胎——民族主義和「青年」

- 班迺迪克·安德森在其著名的近代民族主義論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對於近代民族主義和「青年」的關聯，有如下的陳述；
-
- 所以在殖民地，當我們說「青年」，我們所指的——至少在最初——是「受過教育的青年」（Schooled Youth）。這又再次提醒我們，殖民地的學校體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 殖民主義生下的學生子——民族主義和「青年」——的關係，若就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而論，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首的殖民地近代學校體系，即是扮演著培育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的「殖民地青年」之重要任務。



- 雖然一直要等到1920年前後，才出現由「臺灣青年」所掀起的民間版臺灣人民族主義思潮；但是，很明確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是受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的「青年」，並擁有「雙語讀寫能力」。



- 作為東亞第一個受到西洋近代化影響的日本，從明治維新初期就開始將共同體社會中的年輕人轉化成近代國家的青年，而「青年」作為國民的主體漸漸地被開始編入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雙層結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現象，便是官制青年團運動的崛起。
- 而木村直惠則指出另一種與官方主導的青年團運動不同的青年社會現象，在1880年代的政治實踐轉換期，一種和之前「壯士」訣別而受過學校教育的「青年（國民）」，透過「書寫」的實踐而在社會中誕生。



- 而在朝鮮半島，面對著近代化而在王朝內部掀起了新的胎動，但卻因1910年被日本帝國合併而中斷。不過，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思潮和大正民主的影響，再度興起了近代青年所發動的民族主義運動（三一獨立運動）風潮。



- 中國本土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一連串的改革運動、愛國運動、革命運動和青年學生運動等接連而起。同時受到西方社會進化論影響和民主、科學的思潮，知識份子對傳統強烈批判，要讓個人從長久受國家或家族束縛的社會中解放，而形成了「國民」和「新青年」。



- 野村浩一針對雜誌《新青年》的研究，指出該雜誌具有兩種層面的意義：一是對傳統的整體性批判，另一個是新範疇「青年」的創造。



-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早已被視為近代臺灣民族意識覺醒的代表性刊物《臺灣青年》中，擷取出下列的一段話來進一步推敲：
-
- 青年為國柱石，何國何時皆然，尤其世局遷移之際可見多數青年當先驅活動，今日我島也甚為期盼青年自覺……不肖衷心切望我島青年諸君組織地方青年團則為地方文化啟發而奮志勉勵。



寫真「臺灣青年」創刊
當時直接關係者
中央「雜誌」臺灣青年



上段右 林獻堂君
(左) 蔡惠如君
左側(上) 彭華英君
(下) 故 徐慶祥君

右側(上) 王敏川君
(下) 故 林仲澗君

下段(右) 林呈祿
(左) 蔡培火

■ 出處：《臺灣民報》
第67號，1925年8月26
日

- 與安德森所研究的西方殖民地發展不同，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有別於「臺灣青年」的民族主義運動，很顯然在1920年以前，「俄國化」官方民族主義的模組不僅已被複製到日本帝國，並且透過國家主義信徒伊澤修二等殖民地官僚之擘劃，於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展開。





- 近代臺灣所看到的民族主義和「青年」的學生關係，不是虛無飄渺的存在，而是實際鑲嵌在臺灣和日本殖民主義之相互關係中誕生而展開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此一層面，徹底揭開日本殖民主義特殊性的真實面紗。



- 日本統治下殖民地時期臺灣「青年」教化政策的展開，並非一路暢行無阻，亦非按部就班，而是相對於殖民地社會和局勢變動的一種「急就章式的追加條件因應策略」。
- 對此，可歸納出三處具體政策轉換的觀察點：分別是1896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926年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和1944年府青年師範學校之設立。



就結論而言

- 在殖民政府長達半世紀的統治下，殖民地臺灣有關「青年」教化的應對措施，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
- 首先殖民統治之初，率先由扮演著臺灣教育、教化總樞紐的國語學校，培育「青年」種子菁英部隊，派遣到各地協助公學校設立、國語教育普及，以及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教育》等官方媒體來「教育社會」；
- 到了中期，為了正面迎擊來自「臺灣青年」的激烈挑戰，而在中央層級新設文教局，試圖防止校外「青年」受到「惡思想」的污染；
- 末期，到了敗局已露之際，倉促新設府青年師範學校，以培育青年團和青年學校的師資，作為「皇國青年」總動員體制的新指導者，但已時不我予。



督學一 總語革 臺灣國 臺府校 覽表

國語學校沿革一覽

明治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大正
1
2
3
4
5
6
7
8

中學部	電鐵 信道科	土語專修科	土語科	國語科	師範部	講習科	臺中師範學校	臺北師範學校	臺南師範學校
	鐵道科	農業科	國語科	甲科	乙科				
				小學師範部	公學師範部				
					甲科	乙科			
							臺南師範學校		



- 原本所謂「科舉造士」蓋指臺灣人鄉紳為了參加科舉考試，而將年幼子弟（男性為中心）送往書房（書院或義塾）這類的傳統教育機關，學習參加科考應試所需的經典（四書五經等儒教經典），培養國家（傳統中華帝國）及地域社會所需人才（官吏與鄉紳階層）的傳統。



- 簡言之，所謂「造士」即指在科舉社會當中，具有儒教傳統的鄉紳階層培養自家子弟成為「士」（士人＝官僚＝學者）的舊慣。而殖民地政府對此傳統不僅加以溫存，更積極利用此一「舊慣」而將其轉換為透過殖民地政府所引進的新式學校教育，培養其遂行殖民地統治所必須之人才——「新士＝青年」的新衣。



- 日本領臺後沒多久，清國於1905年廢止了科舉制度，臺灣的年輕世代原本欲藉由書房教育來應試任官的登龍門也被關閉。正因如此，這些具有傳統書房教育經歷的年輕世代，剛好是臺灣總督府甫設近代學校教育之際，一開始便已鎖定且積極爭取其接受新學教育進而推廣新學教育的最佳人選。



- 1895年起，伊澤修二學務部長一開始便從日本內地招募師範學校畢業或現役教師遠渡重洋來這個夙有「瘴癘之地」的新殖民地臺灣。而起初招募到士林當地的鄉紳子弟十名，正式啟動國（日）語教育。伊澤修二在其所撰寫的「官立日本語傳習所」設置的主旨與目的中開章明義地指出：
-
- 「大抵得其國必得其民，得其民必得其人心不可。而欲得人心，必先具有溝通彼此思想之要具，即藉助語言能力不可。」



- 有關募集臺灣當地學生的過程，焦點彙整如下：首先，是以17歲到27歲此一年齡層為對象，並且透過當地的「學者」來募集其子弟，此為「內地語」傳習的開端。
- 換言之，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一開始便附加了許多與以往漢族傳統科舉文化完全不同的條件，包括考試的方式和內容、重視書房漢文教育的經歷，以及對年齡的限制等。
- 其次，國家教育主義下所推動的殖民地教育已非傳統儒家「人格者」的養成教育，而是以培育雙語能力來作為殖民地統治所須「備後日之用的有望人才」為目的。



- 伊澤修二在官立中學校設立趣旨中指出「青年的教育乃在於為國家謀富強和提高國民品位（青年ノ教育ハ國家ノ富強ヲ謀リ國民ノ品位ヲ高ムル）」，在此基礎上規定入學者的資格除了內地人只規定小學校畢業外，臺灣人則具體要求必須「善解日本語且精通讀、書、算三科者（能ク日本語ヲ解シ讀書算ノ三科ニ通セルモノ）」同時「年齡十二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品行方正身強體健者（年齡十二歲以上二十歲以下ニシテ品行方正身體強健ノモノ）」的規定。



- 1896年擔任該校首任校長的町田則文，便在該校機關刊物《校友會雜誌》的創刊號中，針對國語學校設立的目的有如下的宣示：
-
- 自來本校培育學生的目的，日後不知道，但眼前的首要之務並不在於生產純粹的學者，而在於培養所謂肩負新領土臺灣經營之重責大任的人才。（抑モ本校ニ於イテ學生ヲ教養スルノ目的ハ他日ハ知ラズ現今ニ當リテハ純粹ナル學者ヲ造ルニアラズ。所謂ル新領土タル臺灣經營ノ大責任ヲ負フベキ者ヲ養成スルニアリ。會長町田則文，〈會員に告ぐ〉，《校友會雜誌》第1號（1899年2月），頁1。



0705
二

臺灣
總督府

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

栗田
會舍

73
0705-2

第 壹 號



- 該校第二任校長田中敬一於離臺之際，同校教官三屋恕特別寫了一篇長文以示送別，其中對於國語學校在殖民地教化工作所擁有的重要性，更有如下言簡意賅的描述：
-
- 蓋國語學校。全臺教育之中樞。而教化之所由出。誠為本島施政之根本。



- 内地人學生澁谷保之在「本島の領導者」這篇文章中，做了如下的表示：
- 半開の本島を指導して開明にし、彼岸に達せしむるは諸先生及吾人なるを信ず、進化活動は調子の變化する事なく大海の如き演説の如き抑揚なき味なき言は一つの興味一つの活動なくして死せむ、今活動の因て来る所以を述べむ、銃に非ず、警察に非ず、臺灣大學なる國語學校生なり社界（ママ）の進歩は吾人の如き調子變りの人に依り進歩啓發せらる。



- 但是新學的推展並非一帆風順，而且從一開始就面臨極大的挑戰。主要的原因在於，除了公學校的設立所須經費乃是由當地住民負擔外，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前述民間傳統教育機關——書院和書房的存在。
- 1899年，也就是公學校令實施後的第二年，為了打開學生募集的難關，一位站在教育第一線的內地人國語學校教師甚至提出一套冠上漢族傳統科舉之名的「秀才法」，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學位授予法」的個人意見，希望讓國語教育能早日滲透到臺灣人的社會中。



- 以下便是這位內地人教師的「私案」內容：

-

- 我的所謂私案，並非想譁眾取寵以服人，而只是為了吸引臺灣人學習日本語，若能仿效清國科舉考試之法，頒授秀才舉人之名號（非學位），只要是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之人，皆授予此名號是也。
- 會員谷脇虎之助，〈國語統一の必要より打算して臺灣語を最速に我が國語化せしむる一法に及ぶ〉，《校友會雜誌》第2號（1899年8月），頁5。



- 這位內地人教師主張接受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教育的臺灣人畢業生不能光只讓他們擔任通譯，還應當授予秀才、舉人的名號。最後，他更強烈呼籲當局「教育臺灣人非設相當於舊慣的秀才舉人法不可。



- 宜蘭廳總代李望洋的「答揚文會謝詞」所言，最為言簡意賅，即「嘗思國運肇興必先造士」，闡述登用士人與「造士」乃是當前不可或缺的。換句話說，培養「新士」——所謂「造士」的必要性這點，不管是統治者或是臺灣鄉紳階層，都具有一致性的觀點。
「嘗思國運肇興必先造士。作人雅化實賴賢才。蓋天生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為上者誠能收人才以培國本。開士路以廣登庸。則凡學識兼優之士。自不至沉淪於草野矣。（略）」
- 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揚文會謝辭〉，《臺灣日日新報》第562號（1900年3月18日），漢文版。



- 地域社會的鄉紳階層們便開始研擬設置揚文會並研議如何接納「新士」入會的辦法。其中如臺北縣總代李秉鈞，便針對如何活化地域社會而與會員們商討訂定揚文會的組織和宗旨。



-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如下：

-

- 揚文會光景已屢登報矣。茲聞是日亭午。李秉鈞為座首。蔡國林（原文。應為琳）為之副。商榷教事。第一曰此會宜永遠保持其法。每歲訂開一小會。三年即開一大會。若其會員不限以耆宿。凡國語學校卒業暨諸學校之新進。其善一藝者。俟地方會員推薦許為會員。而必要稟報總督。其他雖不領紳章者。有學識名望並高者。輒推以為會員。制定一徽章。交與各員以為標云（後略）。

- 〈杯浮揚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62號（1900年3月18日），漢文版。



- 殖民政府是如何利用「尊士」政策，而將日本內地的日本帝國公式民族主義相應而生的抽象概念「青年」移植到具有漢人士大夫傳統的臺灣社會中，並透過近代學校教育進行奪胎換骨，進而讓此一抽象的新概念與漢人社會的「士」大夫傳統揉合而創造出安德森所稱之「殖民地青年」。



- 首先，近代學校教育與漢族「科舉造士」的傳統教育之間，最大的差異乃在於年齡齡——所謂學齡制度存在之有無。
- 對於殖民地學校的運作方式，安德森描述如下：
- 「被統一的教科書、標準化的畢業證書和教員證、並且根據不同的年齡齡集團所嚴格規制下的學年制、不同學級的編班和教材，透過這些事物，自然地創造出一種獨特風格而又具有同質性的經驗空間」。



■ 「士大夫的巡禮圈」的臺灣漢人社會當中，對於儒教經典《論語》中孔子所言「十五而志於學」似乎已具備近代的學齡概念，但是這是指人格教養的開端而已，且是一生中持續不間斷。以儒教思想為中心所發展出來的科舉制度，在現實當中，對於這套以任官為目的的教育制度，也根本沒有年齡的上限。

- 若林正文，〈臺灣をめぐる二つ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と民族〉，收錄於若林正文，《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東京：研文出版，2001年），頁431-454。
- 關於近代東亞儒家的「教養人」形象，可參考渡邊浩的論文〈儒者・讀書人・兩班——儒學的『教養人』の存在形態〉，收錄於渡邊浩，《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頁115-145。



- 近代學校制度導入之際首先必須加以克服和排除的對象，然後藉由學齡齡的分段化而成為培育近代國民的裝置，以從中形塑出「青年」集團的原型。



- 1898（明治31）年8月16日公學校規則（府令第78號）頒布，根據該規則第3條的規定，「公學校的生徒其年齡為8歲以上14歲以下」，成為繼續就讀國語學校和其他中等教育機關的基礎。



- 而從1912年開始，於日本領臺後出生的新世代陸續登場，以及產業和農村資源開發所須，公學校的入學者年齡大都限制在滿7歲到12歲以下，與日本內地沒有太大差異；
- 然而由於臺灣人的中等教育機關遭到嚴格限制，12歲以上從公學校畢業的學生，只能繼續就讀有高等科設置的公學校或相當於補習教育的實業教育機構。



- 換言之，殖民政府雖讓臺灣青年層可接受初等教育卻又嚴格限制其接受初等教育以上的教育，觀其主要用意，乃是為了因應殖民地開發在產業、農業上所需的任務型人材培育。



- 在這種情況下，數量有限的「青年子弟」升學的主要學校除了1901年開校的專門教育機關（即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之外，當時初等教育以外的中等教育機關則只有一所，即從一開始殖民政府為了培養殖民地官僚、實業家和公學校教師，也就是所謂「公務及自由業」人材培育機關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包括初期曾短暫存在的三所師範學校）而已，以培養殖民統治所須的人材。
- 菊地城司認為，「提到與中等教育機會的關聯，職業分類的焦點在於『公務、自由業』，這是近代部門中的典型職業。」（菊地城司，《近代日本の教育機會と社會階層》，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3年，頁251）。



- 殖民統治初期師範學校所招收的臺灣人學生，乃符合通曉漢文（具有書房教育經歷）而且畢業自公學校，年齡齡從18歲到25歲以下之間，沒有家事之累者為對象，亦即多半為家財中等以上的鄉紳階層的青年子弟。



- 直到1910年代末期為止，對於臺灣社會來說，公學校大體上已成為培養「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的初等教育機關，並以7歲到12歲為止的臺灣人學生為招生對象。
- 相較於此，更具特權性格的中等教育機關——國語學校，培養人數更少的臺灣人學生，能習得更進階而專業的「雙重語言讀寫能力」後，分發至殖民統治所須的近代部門任職，因此其招收對象便是以公學校出身（肄、畢業）且成績優秀者，年齡從15歲到23歲為止的青年菁英為主。



- 更令人矚目的是，當他們從殖民政府手中領到畢業證書的那一瞬間，亦可同時取得在殖民政府所轄（屬）各種公私業務機關任職的低階文官資格。換言之，這些接受殖民地教育、屬於某一特定年齡階層的臺灣青年菁英，乃是一開始便擁有「學歷」和職業這項特權性套餐的「（殖民地）青年」。



- 藉由國語學校創造出作為學歷的特權，使該校臺灣人畢業生不僅具備雙語能力並且保障其就業，以致成為臺灣社會全體欣羨的存在。而這些臺灣人教師更得以運用所學到的「雙語讀寫能力」以及學歷為利器，或留學，或轉戰實業界，甚至挑戰高難度的文官考試，來取得更高等的學歷、更高等的資格和更好的待遇；然而不可忽視的另一面是，這些能力也可能讓他們日後得以從事抵抗殖民統治的一把雙面刃。



■ 若林指出：

■

■ 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最主要的推動者蔡培火畢業自國語學校師範部，而同運動的理論家擔任《臺灣民報》主幹的林呈祿也是在留學明大前畢業自同校國語部。這與當初殖民政府設立這兩所學校（與醫學校——筆者）的意圖背道而馳，因為這兩所學校反而成為培育臺灣漢人第一代近代民族主義者的溫床。

■ 若林正文，《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頁188。



- 國語學校和醫學校兩所，而這兩所中等教育機關乃最符合安德森所謂的「青年」之得以在日本殖民地臺灣源源不斷生產複製的裝置，而就國語學校來看，這些殖民地青年的「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的訓練場，正是同校校友會機關刊物《校友會雜誌》。而在當時，對該校的「校友」們來說，其他可活用的媒體亦不存在。



-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作為論述的場域，具有以下的雙重面向。
- 首先是臺灣人青年菁英預備軍，藉由這份雜誌將其所思所想以日語或漢文來進行書寫創作的實踐，進而培養其「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的訓練場；
- 其次，同時這份雜誌也是殖民統治者，針對殖民地初等教育實務和方針進行意見交換和經驗切磋、政策議論的場域。



- 殖民統治當局的學務官僚，將自己的教育對象者——在學生以及畢業校友，透過這本《校友會雜誌》的發行出版，看到他們蛻變為「青年」的成長過程，並且自始至終期待他們日後能扮演殖民地經營與「文明先導」的角色。



- 在邁向近代化社會的過程中，「青年」這個概念又是如何被「實踐」的呢？對此，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木村直惠曾以1880年代明治日本為例，提出以下的看法：
- 提供「青年」們書寫的空間，進而為促進書寫而有發行雜誌的實踐，這正是作為一個物質媒體的雜誌誕生的背景所在。不用說雜誌是定期刊物，雜誌的發行有確定的時間、有確定必須被填滿的張數，以致引發沒有止息被準備好這樣被逼書寫跟進的緊張情勢發生，而且只要雜誌一天未停刊這種緊張將永遠循環不已。
- 木村直惠，《「青年」の誕生——明治日本における政治的實踐の轉換》，頁184。



- 因此就是在這個前提之上，木村繼續表示：
-
- 「青年」的實踐，其落實的過程亦即閱讀、自己準備白紙，然後寫這樣循環不斷的實踐過程，這樣的實踐是建立在遵行一套固有的原則原理機制，讓執行者能以明確的型態將作為「青年」的主體性漸趨形塑而出。



- 與此相對照的在1890年代的日本海外殖民地臺灣，儘管無法「自己準備白紙」，但仍可以藉著「書寫（就被統治者來說即是雙重語言的實踐——筆者）這個不斷循環的實踐過程」而讓「校友」們逐漸轉化為「青年」的主體體」的實踐過程。這份由國語學校校友會所創辦的《校友會雜誌》正是在這種意義下的「白紙」，亦即是「青年實踐」的場域。
- 換言之，正因為他們學到這樣的實踐能力，才得以化身為日後的「臺灣青年」。



- 在傳統漢民族的語彙當中，「青年」這個語彙確實早已存在，而中國歷史上開始出現「青年」據說是在明代。包括明清時期代表性的章回小說《三國演義》、《鏡花緣》，和《紅樓夢》當中，「青年」這個語彙經常可見。例如《鏡花緣》中有「諸如青春、青年之類，都是返老還少之意」。在此所謂的「青年」幾乎與「少年」同意。很顯然，這與殖民者所移入的日譯漢語中的「青年」，不管在思想脈絡和涵義上完全不同。



- 國語學校第二任校長田中敬一在《校友會雜誌》第6號，便曾以「青年的未來（青年の將來）」為題發表論說。
- 田中一開始便以親切和緩的語氣說：「現在適逢天高氣爽燈火通明的好時節，靜靜地坐在南窗下，或以涉獵古今之書，或是在胸中描繪自己的未來時，不覺露出笑容，這不正是前程似錦的青年的心境嗎」，巧妙地將「校友」和「青年」疊合重塑而描繪出一幅生動鮮明的「青年像」。



- 同樣在第6號當中，會員洪禮修以「春」為題所投稿的散文，便與「青年」連結如下：

-

- 一生之計在青年，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所以我們身為青年應該日夜服膺此句，即使顛沛之間亦不能或忘。（一生ノ謀ハ青年ノ時ニ於テシ一年ノ謀ハ春ニ於テス一日ノ謀ハ朝ニ於テスベシト申サレマシタ就キマシテハ我々青年タルモノ日夜此句ヲ服膺シ造次癩沛ノ間ニモ之レヲ忘レザランコト）

- 文藝「春」會員洪禮修，同上，頁48-49。



- 此外，作為近代「青年」特質的詮釋，則有三篇出自不同學生「國語作文練習」的習作，分別以「立志」（師乙三、謝英泰）、「忍耐」（師乙二、黃有禮）和「衛生」（師乙二、陳蔡喜）為題，同時被刊登。



附表①「臺灣青年」在校友時期於『校友會雜誌』作品一覽表（M=明治）

姓名	刊登號數	出版年月	題目	當時身份	使用語言
黃呈聰	一八八六年 第十四號	M37.4	「智仁勇に就て」	國一	日
	第二十一號	M40.6	「根瘤細菌及其の利用」	特別會員	日
徐慶祥	一八八八年 第十八號	M38.11	「蒔かぬ種ははえぬ」	師乙一	日
	第二十一號	M40.6	「埔里社旅行記」	師乙三	日
	第二十二號	M40.12	「台湾家屋の事に就いて」	師乙三	日
	第二十四號	M41.12	「泥火山」	師乙四	日
王敏川	一八八七年 第十九號	M39.6	漢詩「自歎」等三首	師乙二	漢文
林呈祿	一八九〇年 第二十二號	M40.12	「本島生内地旅行日誌」序	國四	日
蔡培火	一八八九年 第二十五號	M42.6	「大目降糖業試驗場」	師乙四	日
陳逢源	一八九三年 第二十五號	M42.6	帰省日記の一節	國三	日



- 從1905年下半年起，報紙媒體突然頻頻在標題中以「青年界」的語彙描述臺灣各地年輕世代的活動。其中例如「嘉義青年界」、「宜蘭青年界」、「臺南時尚——夜學會重整」和「阿猴片信——青年一班」等。在此被報導出來的所謂「青年」，概泛指那些日治初期受過包括國語學校等在內新學教育的地域社會新生代。



- 1915年6月16日新竹廳長三村三平更發起組織了青年會，「共集結了廳內三千位公學校畢業生，以及三千位受過書房教育和其他青年為主，而以提振青年風紀和練習國語」為目的，其中國語練習以3到6個月為期。
- 鄰近的桃園廳也在武籐針五郎廳長（1913年11月～1919年5月）的倡議下成立了青年會，也是以國語練習和風俗改良等為主要目的。該青年會主要由公學校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年齡滿15歲以上至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組成。當時這類的青年會，「大都是在公學校校長的指導下，以輔導畢業生為目的者居多」。



- 1921年由總督府出版而以中等學校學生為對象所編輯的《中等教科國語讀本》中，有一篇關於「青年會」的課文。這篇文章應該經官方認定的教科書中，首此出現關於青年會的課文。文中對於青年會的入會資格，明確指出「地方制度改正的當前，庄內15歲以上25歲以下的青年，無一不是青年會的會員。由此可看出，殖民政府企圖藉此讓青年會這類的青年團體能與地域社會更緊密連結，而且具有凝聚力，同時期待青年會的成員能成為協助殖民統治的輔助力量。
- 臺灣總督府編，《中等教科國語讀本》卷3第43課〈青年會〉，1921年。



- 從青年「會」到青年「團」的變遷，正顯示殖民政府對於官製青年團體的態度從消極放任到對青年教化積極強化的轉變。這項轉化變遷的期間，正好是後藤文夫就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的時期（1924-1928年）相吻合，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便是1926年文教局的新設。



- 自1926年起，總督府對於青年的思想教化與社會教育大力推展，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文教局的增設。殖民政府於此時增設文教局自有相當的理由存在，然而很顯然最大的理由是深感有必要將青年層思想教化的統制與既有的文教機關進行整合。若以此和1922年的立場相較，其間的轉變不可謂不大。
- 何以兩三年不到，殖民政府的青年教化政策從原來仍抱持消極「漸進的」態度而一變成為急切而「積極的」態度呢，其背後的因素又何在呢？



- 究其實，促成殖民政府政策轉變的背後，乃因殖民地臺灣自1920年前後便逐漸出現一股爭奪「青年」的社會現象。這股由反殖民統治陣營——以臺灣文化協會、雜誌《臺灣青年》（後更名《臺灣》、《臺灣民報》）為中心，不斷地針對臺灣總督的專制政治進行強烈的批判，並且在各地設立青年團體向廣大的青年層呼籲且獲得熱烈的共鳴。
- 即使是被殖民政府視為培養日本人精神的聖地——公學校以及中、高等學校的在學青年們，都受到強烈的衝擊。就是這股風潮讓殖民政府驚覺殖民統治的根基受到嚴重威脅，而必須針對青年層的思想統制加以強化和統制不可。



- 1919年，東京新民會所創刊的《臺灣青年》中，呼籲青年自覺的言論瀰漫其中。諸如「諸君！！快站起來，現在正是時候。見義而不為是無勇的懦夫，而反世界潮流則是文明的落伍者。吾等擁有偉大歷史的青年——要自覺成為可背負重大責任的青年，並且奮鬥不懈。」



- 1920年7月16日《臺灣青年》創刊號發行後不久，臺灣總督府的喉舌《臺灣日日新報》在同年8月1日的「新刊紹介」中，就刊出一篇非常具有濃厚警告意味的介紹文。其內容如下：

■

- 以在京臺灣留學生為中心所創刊的雜誌《臺灣青年》創刊號，有田總督的題字，分成和文和漢文兩部，刊登了阪谷芳郎〈祝臺灣青年發刊〉、泉哲〈告臺灣島民〉、木下友三郎〈對臺灣人及內地人的期望〉，以及其他許多有益的文章，其主要目的不外乎期望能透過該雜誌讓本島青年真正自覺，並有裨益於本島文化上的啟發云云；然而同時，我們也切望該雜誌不要像那些只是挑撥人心的機關，學習那些輕舉妄動的中華民國留學生，反而陷入誤國誤民之弊害。



- 對此，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編纂的《臺灣社會運動史》當中，曾有如下的回顧：
-
- 大正八年底，在東京的本島人智識階級和留學生首先組織啟發會，隔年春改稱新民會，另外專由學生組成臺灣青年會，並開始陸續提出本島人民族自覺或要求享有民族自覺權等政治運動，同時主導本島人大眾輿論推動民族自覺主義性質的啟蒙運動。



- 《臺灣社會運動史》在其「青年運動之擡頭」一節中，對此有如下詳細的描述：
-
- 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一展開，受到最大影響的便是本島人青年。初期的影響首先是求知慾旺盛，競相邀請在日本內地和支那留學的留學生，並且對於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等異常關心；同時文化協會本身也注意到青年具有理想主義的傾向和其未來性，非常重視對青年運動的指導，同時和島外留學生保持密切聯繫相互聯手，而對於島內青年團體的成立也給與援助，並予以指導協助。



- 《臺灣民報》在1924年9月11日和21日，連續兩期發表以「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察」為題的社論，對於殖民當局限制青年思想的統制措施進行強烈的批判。作者黃呈聰在結論時說：
-
- 總之可以說，……青年是國家的承擔者。以前的臺灣是以前人的臺灣，現在的新臺灣是青年的臺灣。朝氣蓬勃的青年才能夠改變社會，擁有新思想的青年才是國家進步的動力。（總じて言えば、……青年は國家を担う者なのである。昔の臺灣は昔の人間の臺灣であって現在の新たな臺灣は青年の臺灣なのである。氣力ある青年なればこそ社會を變えることができ、新たな思想を持った青年こそが國家を進歩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 劍如（黃呈聰），〈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察〉（下），《臺灣民報》，第2卷第18號，1924年9月21日，頁4-5。



- 殖民地臺灣對於社會教化機關的整備，從1926年總督府文教局新設起出現重大的轉變和進展。而隨著文教局的新設，有關青年團統制和青年教化的所有業務全部劃歸文教局所管 有關文教局新設的研究。
- 總務長官後藤文夫於帝國議會中的發言可知，殖民政府積極新設文教局的理由，要言之，便是體認到當時殖民地社會青年的「教化」問題，已經對殖民統治造成「非常重大的問題（非常二重大問題）」。



- 理由書：

- 一，必須重視青年層的社會教育，而為達成這項目標也須加強對第一線教師的監督指導。
- 二，臺灣文化協會透過舉辦演講會，致使「內臺ノ融和」的方針遭受到嚴重危機，威脅衝擊到殖民政府既存的教化目標。因此，必須重視攸關思想指導和精神教化方面的社會教育設施不可。
- 三，有必要透過對青年層從事體育教育活動上的獎勵措施，以圖「國民之養成」。



感謝聆聽

